

## 轻叩柴门

■杨崇演

旧时的村庄，家家户户是柴门——简陋得薄薄几块木板钉成，左右两扇。

和今人沉重坚硬的防盗门相比，柴门柔软又温情，有客远至，轻叩即开——稍稍往上一提，轻轻往外一推，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像极了一首绵软的歌，把清贫的日子转得悠远漫长。

柴门，由光线、鸟鸣和泥土的气息建构而成。每天早上，阳光用双手把柴门推开，照满了小院。黄瓜、豆角、小葱，还有小白菜，都在偷偷生长，铺展出一片姹紫嫣红。柴门不拒绝一朵花开，当然更不会删除一只蜜蜂和一只蝴蝶来访的信息——蜜蜂唱歌时，蝴蝶就伴舞，只是往往慢了半个节拍。风吹过来时，所有的菜叶和花枝都在摆动。

麻雀继续散落小院，把柴门和篱笆停歇得满满当当。它们“叽叽喳喳”地，仿佛在讨论既定的话题，争得“面红耳赤”。我无法揣摩出它们的心事，却能肯定它们也和我一样，也是友善的——

如果它们一高兴，肯定也会同我寒暄和对话的，只要我不反对。

柴门内外，谁家都养着几只小鸡。往往是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觅食，用爪子扒开枯草烂叶，小鸡们一哄而上。遇到野猫恶狗来袭，老母鸡会抖开羽毛，奋不顾身冲上前去。“叽叽唧唧”的一群小鸡活蹦乱跳的，扑腾着稚嫩的翅膀相互追逐着，院子里一时热腾腾的。

柴门开处，小河多么像一个有恋爱情结的小孩，迎面扑来。河岸犬牙差互，高低错落，河身蜿蜒曲折，不知其源，两岸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。小河生动、灵性，激起的浪花一个赶着一个，回流的水涡一个卷着一个，时而顺流带走数片飘零的落叶，时而撞击一下突起石块，时而吻一吻岸边的花草，和着河埠头姑娘媳妇们的嬉笑说唱，你追我赶，没有尽头。

柴门临水之外，还有稻花香。想想，居住在稻花飘香的村野里，柴门虚掩或敞开，那无与伦比的清新与映入眼帘的绿色，深深吸上一口，真能让人陶醉。

柴门面对着灶膛，它是温暖和温饱的代名词。爷爷奶奶或是爸爸妈妈要出柴门切草喂猪或是浆洗衣衫了，孩子们便接过了他们手中烧火的活。尤其是在冬里，灶膛里的一把火，足可以温暖寒颤的身躯，映红圆溜溜的脸蛋。用小手一把一把将柴草往灶膛里慢慢地递着，看红旺旺的火苗直窜向锅底，听“噼噼啪”米饭香锅的沸响，既悦耳，又怡神。

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。想想，有一盏温馨的灯，静静守候；他、你或我，不是富豪权贵，或是蜗居陋室的穷人，但未必是卑微之人，或可能是一个性情高洁的隐士，也或许是一个失意落魄的文人；风雪之中，轻叩柴门，主人但听得犬吠声、敲门声，伴随着亲热的呼叫声，柴门已开，“快进门，外边冷！”相互嘘寒问暖，来人惊喜着抖落发间或肩上的白雪。

柴门相伴的童年，不设防。人们能从柴门的吱呀声里，听出是谁走进了家门。轻微的，那是爷爷奶奶；急促的，那是叔叔阿姨；不轻不重的，那是爸爸妈

妈。如果有陌生人来，他们会轻轻叩一声，听有人，便缓缓地推开柴门，一边称赞柴门做得精致，一边讨碗水喝，主人自是欢喜不已，提出大茶壶来，倒上，让他们一杯一杯地喝。

柴门不单单是一扇门，推开柴门看到的往往是家——它是走向美好的入口，也是拥抱美好的出口。柴门里的日子，简单又生动。透过柴门，可窥见院中家什：墙根放着农具，墙角堆着柴火，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或腌鱼、腌肉……有时候，会看见系着围裙、提着木桶喂猪的女人，一旁的男人十分顺从地坐在矮凳上帮忙择菜，小孩或跑来跑去或安静地读书……特别是逢年过节，偶有蒸鸡，只要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，就会闻到一股浓郁纯粹的香气，那是柴门鸡香的气味，是慈爱父母的气味，也是人世间最美的气味。

“扁舟乘兴，读书相映，不如高卧柴门静。”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，我梦里的故乡，始终有一扇柴门，那轻叩的节奏，似门外的河水潺潺。

■佚名

雪花，打着旋儿，是教堂里素妆的新娘，从苍穹飘向大地，旋即，不见了。

鸟儿，刚才还在林梢间欢唱，俯仰间没影了。

昨天，那远山还有黛色，今天，那山之岭已白雪皑皑。

打开旧衣柜，那件童装，是老哥哥曾经穿过的。他留给了童年的我，也将汗渍、体温、亲情和责任传给了我。今天，我的孙辈外孙辈都已不合体，更不随时了！

那霜染的彩笔，总在你我鬓角间描绘。由朱到银，由花到银，由银到雪，不请自来，将青春销蚀。

那魔鬼般二月剪刀将多少少女梳妆成风韵贵妇，将翩翩少年雕凿成苍苍哲人……历史，历史的脚步啊，

款款来，款款去……

那高悬在大漠边关的银河冷月，那矗立在贝加尔湖畔的斑斑石砾，见证了从苏武、李陵到北魏大男人的胡服骑射，元朝真爷们的弯弓射雕。而今，已寂寂千年的那冷月，那石碑，又闻到了那一路旅人蹒跚的铃声……

时光在流逝，青春在流逝，总是在悠然而逝，从不喧嚣，从不欢腾，从不预知，从不警示……

机遇，总是在不经意间，珍惜不珍惜间闪现、流失……它是胡杨树，是格桑花。朔风起，雁南飞，一声雁鸣，花儿叶儿，纷纷扬扬，打着旋儿，宛如铜串断线，香消玉殒兮，魂归大地。

那冥冥中的神灵啊，是朝露，是鸟儿，是鱼儿，唯慧眼方能觅到，方能逮着。逮着了，莫喜，它静若莲子，动若神矢——稍纵即逝……

## 乡间野果

■游刚

除了乡亲们从锅灶间烹饪出的各类饭菜，让人馋涎的还有乡下的各类野果，那是大自然的赐予，是故乡最原始的味道。

时令到了春季，温暖的风吹着吹着，满山的花就开了，还有那满山的草也绿了，空气中流淌着甜甜的花香。在山野游走，抬眼就会发现几棵青枝绿叶的大树上，密密的殷红一片。樱桃熟了！那些小巧如姑娘耳坠的樱桃，五颗一束，十颗一簇，粒粒闪着红宝石样的光芒，蓬蓬勃勃地挂在枝头，远远望去像片片红云，山野里处处都是这样的樱桃树，使这样的红云满山遍野。

扔下手中的活儿，直奔而去，迫不及待地伸手捏住一簇，用手轻轻一拧，十数颗晶莹剔透的樱桃就落在了手心，摊开手掌，吹弹可破的果儿们已溢出汁液，一把塞进嘴里，酸酸甜甜的味道满口乱溢，溢满了所有的味觉，让人掉进了或酸或甜的蜜潭。

五月，拇指般大小的树莓熟透了，这种树莓学名为“丹冬”，这是一种美丽的小山果，颗颗如玛瑙，青中泛黄，或黄中泛红，清晨的露珠泛在上面，闪着五彩的光芒。这种果儿的味道和樱桃一样，但汁液却异常多，让人如饮清泉，只是那泉水多了酸酸甜甜的味道。

六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，偶尔一阵山风，吹送来青草和野花的芬芳，若在这种香味儿里，你闻到了一种果浆味儿，前面定然会有满地的野草莓。山里人称为“地泡”，那意思是亮

在山地里的灯泡。是的，它们像手电筒的灯泡一样大小、雪白晶莹，在阳光下闪诱人的光芒。仔细一瞧，雪白的果儿里密密点缀着红色的点点草莓籽儿。摘一把放在嘴里，轻轻嚼着，有如嚼芝麻样的清脆，有如苹果果样的香甜。这样的果儿铺满地，不由你不趴在地上，睡在毛绒绒的藤萝里，伸着脑袋用嘴一颗一颗地吸，懒懒地抓过一把往嘴里塞，忘记了所有的烦忧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那些缤纷的荆棘花全变成了美味的刺莓，这些刺莓果儿有的鲜艳如花，有的乌橙如炭，有的五彩如云，颗颗立在荆棘的枝头，饱含着世间所有的果味儿，颗颗闪光，照亮着山野。不管是在山路边，还是在家门前，无论在田野里，还是在地头边，山乡的角角落落，都有着一丛或数丛刺莓，让人随意采摘、品尝。拄着拐杖的奶奶渴了，摘几颗门前的刺莓放进嘴里，满脸皱纹立即绽放成一朵秋菊。扛着锄头的汉子总会随手摘一把刺莓，露出如饮酒般享受的神情。我和小伙伴们更是变着戏法，会用刺莓“过家家”，用五颜六色的刺莓果汁涂在脸上画脸谱，姑娘们还会把殷红的果汁涂在指甲上，涂在唇上，作为天然的化妆品。

秋风吹送时，野枇杷、藤瓜、野葡萄、猕猴桃满山遍野，千滋百味，要有尽有。雪花纷纷时，雪地里的乌叶莓越是冰天雪地，越是香甜可口。更有满山里的“酸枣”，在洁白的雪野里橙红闪亮，成为真正的“玉树琼枝”。不管是山野的小鸟，还是嘴馋的我们，都离不开故乡四季不衰的野果儿，那是大自然的赐予，是故乡最原始的味道。

## 根植于大地

■孙青松

丰衣足食了，都市的居民们有了在陶盆瓦缸里，侍弄花草树木的雅兴。这样的雅兴，一来能点缀厅堂、美化庭院；二来能悦目怡神、陶冶情操，添加生活情趣。栽了花草的陶盆，种了树木的瓦缸，也因此博得了个相当儒雅的称谓：“盆景”。“缩龙成寸，小中见大”、“无声的诗，立体的画”之类的赞誉，叠加在盆景之上，使其声誉鹊起，身价倍增。于是，从者众多，业态兴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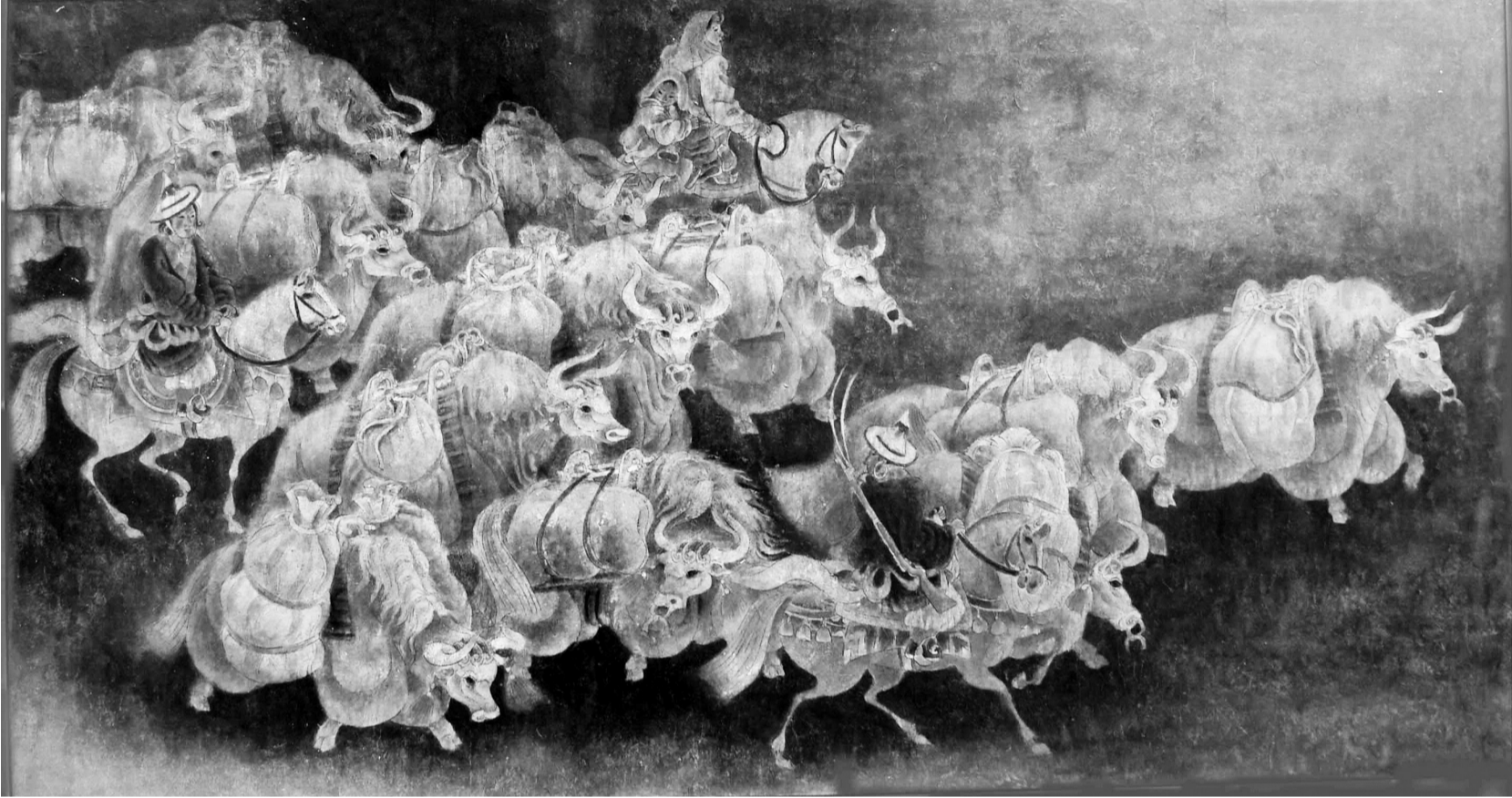
“盆景族”从山谷中挖来一株兰草，从山岭上创出一束映山红，从平原乡下移植来一根葡萄藤，从苗圃里买回一棵幼松，小心翼翼地植入那些彩绘过的或方或圆，或大或小的盆中缸里，扶正苗木，虔心敬意地培土、浇水，尔后摆放于狭小的庭院和局促的屋子里。从此，盆景的主人依四季之更替，将花盆从室内室外搬进搬出；随时令的变迁，适时地对苗木施肥修剪，打杈捆扎……为消酷暑焦渴，“三伏天”早晚两浇水；为御严寒冰冻，“三九天”昼夜开暖气。真可谓日盼月，天天牵挂；用心良苦，爱有加。养花人期待着盆中花草叶绿花艳，蕙质生辉；盼望着缸中树木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。遗憾的是，盆缸中花木成全养花人者甚少，辜负传统文人的雅兴，映山红花的壮丽，挂满葡萄的藤架，苍翠挺拔的劲松，在养花人眼前并未有太多的真实呈现，往往是海市蜃楼般的梦幻。功夫白搭，失望沮丧，是多数“盆景族”的不愉快结局。

何以有这样不愉快的结局？这样的问号在我心中悬了多年。苦思冥想之后，我豁然开朗：花木根植于盆土，定会与大地隔绝，不接地气，营养不良，精神萎靡，叶衰花败；根植于

大地，才会气韵流畅，青枝绿叶，生机勃勃。浑厚的大地，蕴含着丰富的氮、磷、钾无机肥，腐殖质、微生物有机肥，为花木的生长储备了充足的养分和水分；深厚的大地，厚德载物，为花木的盘根错节，留足了回旋的余地；宽广的大地之上，空旷辽阔，给花木茎秆枝叶的拔节伸展，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。农家院的葡萄藤，不用施肥，金秋时节也会挂满“玛瑙”；空谷幽兰，不用护理，也会暗香浮动，风姿优雅；山岭上的映山红，无人关爱，年年春天也会烂漫山野；黄山上的迎客松，无人修剪、造型，却成了黄山永远的剪影和象征；沙漠胡杨，以“生而千年不死，死而千年不倒，倒而千年不朽”的“英雄树”气概，令世人惊叹不已。区区瓦缸陶盆，土少壤贫，其中所植花草根须肤浅，缺水少肥，岂不“面黄肌瘦”？树木“蜗居”于闭塞之盆缸，气息不通，根盘干曲，何能清荣茂茂？纵有手艺高超的艺师来料理，也至多能料理出花木的“病态之美”，绝难长成栋梁之材和壮观的风景。

苍茫大地，蒸腾着生生不息的神秘气息；扎根大地，生命便会荡气回肠丰盈蓬勃。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，只有根植于肥田沃土的大地，才能根深蒂固成参天大树，树高千尺华盖如云；文学艺术之树，只有根植于诗书文字的大地，汲取传统文化的滋养，才能吐故纳新万古长青；国家民族之树，只有根植于百姓民众的大地，与“草根”们同呼吸共命运，才能长治久安、江山永固，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！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——艾青情真意切的回答，在我的耳际萦绕不休：“北伐中华肥劲草，寒凝大地发春华”——鲁迅雄浑苍凉的诗句，让我的心脏颤动不已。



牧归。陈刚画作

## 阳光

■徐子婷

从指缝间溜过，透过纱窗，在绿罗叶子间穿梭的阳光，从黑暗变为光亮的绳索。一天的开始是如此的美好！阳光——明亮、刺眼却又是如此柔和……

我曾不知多少次想在森林中，在海的那边会是怎样的美丽呢？翻腾着紫红的朝霞，半掩在白杨树的大路后面，向着苏醒的大地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。渐渐，拨开耀眼的云彩，太阳像火球一般出现了，把火一样的红光倾泄到树木上、平原上、海洋及整个大地上。这时，东方水天相连接处，染上一片橙红色，一会儿染成橘黄色，一会儿又暗下去，暗成淡灰色。就在这片浅灰色里，慢慢烘托出一个红色的圆形光圈，光圈下面冒出半边鲜红鲜红的太阳，越冒越高，转眼跳出水面，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稳稳当当地搁在了海面上。一张白纸被我绘成了彩色图案。

午后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插着耳机，捧着一本《哈利·波特》，享受着美妙的时光。阳光顺着墙角爬进了房间，从鱼缸旁悄悄溜过，又顺着沙发，爬过我的双

膝，渐渐在我的指间停留。我抽出线圈装订的美绘本，翻开了新的一页……

天气由白而灰，空中像飞荡着一片灰沙。太阳在这层灰气上面，极小极白极亮，使人不敢抬眼；低着头，那极热的影像多少烧灼了的指尖，刺着大家的头、肩、背和一切没有遮掩的部位。

当闲暇时光过去后，迎来的便是低沉的黄昏。阳光从我的指缝退到双膝，按着来时的路线悄悄返回。放眼望去，应该说它是一抹残阳。就这样，昏昏沉沉打开窗户，听风吹过树叶的沙沙作响，也许，我该留下今天的最后一页了……

夕阳似乎在金红色的彩霞中滚动，然后沉入阴暗的地平线后面。通红的火球金光闪闪，迸出两三点炽热的火星，于是远处树林黯淡的轮廓便突然浮现出连绵不断的浅蓝色的线条，那些层层叠叠的群山，都变成一抹紫褐色，涂在了天际线上。海里的水波和着天空的云彩，都变成了血色，映衬出傍晚的光辉。

线圈绘本，在这寂静深夜，透过月光，随着微风，慢慢翻动着，好似有谁在黑暗中静静欣赏着那个绳索。

## 幸福的麦子

■徐祯霞

现在的孩子知道麦子的还有多少？就在今天中午，我问儿子，你见过成熟的麦子吗？儿子摇头，我的心中就掠过一丝遗憾与惋惜。我在静默中萌生出一个念头，我要写一篇文章，一篇关于麦子的文章，让没有机会见到真实的麦子的孩子，也能了解一些麦子的事情。

我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孩子，从小便是在麦草堆里滚大的，我熟悉麦子，就像熟悉我的母亲一样，而它于我，也真的像我的母亲一样。

在我能记事的时候起，母亲就带着我下地了。母亲的小锄在那一撮一撮绿绿的麦子中间来回地运动中，那僵硬的土地就变得松软，麦田也变得干净清新起来。那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麦田，

总是让我的心情润的。

当一块一块的麦田在农人的手中被锄干净的时候，麦子在春雨的滋润下迅速抽苗拔节。它们攒足了劲，棵棵向上，努力地朝着一个方向生长。那一片青绿的麦子就像是一片浩大的森林，绿得耀眼，绿得沁人心脾，绿得醉人心田。有风吹过的时候，麦子们就朝着一个方向齐刷刷地涌动着，麦田间立即就荡出千千万万的麦浪，美丽极了。

天气迅速地变暖，在暖暖的太阳光的照射下，麦子开始灌浆成熟，麦穗由小变大，个把月的时间，就会异常饱满起来。成熟的麦穗在人们欣喜的目光中由青转黄，在一个午后，在一夜之间，麦子说黄便唰唰地黄了，如相约了一般。农人们取出早已磨好的镰刀，准备下地收割。

每年的端午前后，便是收麦的时节，因此这个节日常常被农人们所忽视。因为在农人们的眼里，没有比麦子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他们可以不吃粽子，可以不用喝酒，但是绝对不能让麦子烂在地里。这个时候，他们会聚全家之力，不分昼夜地将麦子收回家。老人和孩子也一起下地，割的割，捆的捆，挑的挑，以最短的时间将麦子收回家。

这庄稼收回来了，农人们的脸上才绽出欣慰的笑容。满屋的麦子让他们感觉幸福且满足。接下来的日子又可以有白面馍馍吃了，又可以擀面条了，那种收获的喜悦带给他们的快感是难以言表的。

天气好的话，几天下来麦子就晒干了一般。农人们取出早已磨好的镰刀，在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里为农人们打

鲜小菜，那欢鸣的小鸟就在对面屋顶上的葡萄架上，丝瓜藤上上蹿下跳。

这样的早晨却因这鸟声而更显祥和宁静，一切都有着沐浴后的清新。太阳还没爬上东边的山头，而它的热量却使滞留在花草树木泥土中的雨水气化成了白雾。山脚的雾正一步步努力地往上升，仿佛山顶的雾是它失散的亲人或朋友，它们终于慢慢地相互靠近了，不多久，终于汇合拥抱于山腰了。整个东边的山也就全让它们占领了，我甚至可以感受到它们的兴奋与得意。当东边的山躲进云雾中时，与此相反的是，南边和西边的山却越发清晰了，绿也漫得更远了，我想阳台屋后的山肯定也是一清二楚的绿色一片了吧。

山是青青的山，云是淡淡的云，空气是洁净的空气，一切都如同刚洗过了一样。此情此景，人的思维也好像被洗过了，心情格外舒畅。站在阳台上，弯弯腰，踢踢腿，做一路自己改创的简易太极拳，而后呼吸着雨后清新的空气，读着自己喜欢的书，就这样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着麦子。打麦子是收麦期间最热闹的场景了，一家打麦，几乎村里的每一家都会来帮忙，递麦、割麦捆、装机、铲麦粒、扬场、挑麦草、码垛，一个麦场被农人们炒得热火朝天。

当麦子粒粒归仓，农人们的辛劳才会告一段落，他们会磨出白面做上几顿可口的饭。用我们家乡人的话说，这叫“尝鲜”。做好之后，给左邻右舍各家端上一点，大家分着尝尝。好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农人们都会沉浸在这种收获的喜悦里，“麦子”这两个字也会被农人们在嘴里反复地咀嚼着，烂熟于心。

哦，幸福的麦子！有哪一种庄稼会被农人们如此的在意？在我的印象中，唯有麦子。在淌着清露的晚上，在炎炎的烈日下，人们为了麦子，全力以赴。当麦子终于躺在了粮仓里，它一定是面带笑容的。